



星儿闪闪

江西人民出版社

散 文 选 辑
星 儿 闪 闪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南昌

散 文 选 辑
星 儿 闪 闪
柳 荆 祥 等 著 蒋 正 鸿 插图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5 字数70,400字
1973年2月第1版 197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万册

统一书号：10110·2 定价：0.25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所选入的，大都是青年的散文作品。它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革命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的生活情景，赞颂了工农兵对青年一代的关怀教育。这些文章写得亲切热情，富有朝气。

封面画、装饰画：蒋正鸿

目 录

架子工之歌	耿 兵 (1)
春 雷	华 峰 (11)
密林深处	车向前 (25)
他爱钻塔	周 楠 (32)
井冈山人	频 望 (41)
最美的画	章 牧 (49)
星儿闪闪	柳剑祥 (62)
清明花开的时节	李厚基 (77)
山村一日	郑长发 熊思进 (83)
风雨九层岭	甘百龄 (101)



架子工之歌

耿 兵

常师傅，你们架子工的生活，是一支战斗的歌，胜利的歌。

天，是这样地澄蓝；地，是这样地红艳。电站的建设者呀，是这样地朝气蓬勃，神采飞扬！

今天，当我开始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常师傅，你知道吗，我是多么激动啊！手中的笔在轻轻颤抖，就象微风吹拂的幕阜山上青绿的竹叶一般。回忆把我带向去年春天抗洪保坝那些灼热火红的日子。

三月，河水变暗了。浊浪排空，水位猛升。为了加宽加固坝壳，指挥部决定：在狮子崖山腰架设一条送砂石的皮带机。任务很艰巨。我当时刚分来工地不久，凭一股子热情，把设计任务揽下了。生产组组长叫我上架子工连去。他再三嘱咐：“小李，要好好向工人同志学习。他们路线觉悟高，实践经验丰富。”还给我讲了一段故事。

故事发生在十年前旧电站工地，也在汛期。洪水威胁着料场。几辆推土机准备去推一道土堤拦洪。往河边的路上塌了一条七、八米宽的深沟，推土机过不去。常师傅，当时你真是心急如焚啊。你和几个工人，凭着一颗红心，一双巧手，飞快地在沟上架起一座便桥。一位修正主义国家的技术“权威”，见这迅速搭成的桥，很不相信，用怀疑的腔调问你：“这桥保险吗？”你朗朗回答：“这桥是大家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建成的，没问题。保料场要紧，快叫机子过吧。”那位西装革履的胖“权威”悠闲地吐出一口烟，傲慢地说：“不行！没用公式计算过的事，在我手里素来是通不过的！当然，如果你肯签字负责的话……”“住嘴！”常师傅，你猛一声大喝，打断了他的话。热血上涌，冲红了你的脸颊。你用轻蔑的目光，扫了一下那张油晶晶的胖脸，毅然跳进深沟，站在便桥下，象一尊铁塔似的，打雷一样喊道：“过！桥断了我付出生命负责！”这时，你们的小队长、党支部委员老谢，也从人群中冲出，一步跨上车，对推土机手说：“咱俩同走，开！大伙信得过小常！”推土机慢慢上了桥，桥动了两下。在场的人们心里都在直鼓劲：“桥呀桥，你也要和小常一样，挺起腰板，为我们工人争一口气！”在便桥有节奏的“吱嘎”轻响中，大家伙终于过去了。等第三辆推土机过了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欢呼。那位“权威”目瞪口呆……

怀着敬慕的心情，我兴冲冲地到了架子工连队，认识了老谢——你们现在的连指导员，也初次同你见了面。你正在工地操作，戴一顶磨损了的藤条帽，黑红的脸堂虽然带着风霜，却还显得那样年轻爽朗。一双敏锐的眼睛，象能看透人

的心。我问你：“在狮子崖山腰搭架有没有把握？”你，脸上透出豪迈的神情，亮开嗓门回答：“我们架子工有一句活：懦夫生着双腿，却怕小小土堆；勇士没生翅膀，也能够凌空飞翔。”我高兴得直摇你粗壮有力的胳膊，叫道：“那好哇。我马上把设计图赶出来，决不拉你们的后腿！”你反倒沉静下来，眼中溢着笑意：“别急。亲口尝梨知味甜，下河方晓水深浅。下班后，我们一同上狮子崖看看。”老谢从旁边递给我一顶藤帽：“小伙子，和常师傅在一起干吧！”

下班后去狮子崖的路上，常师傅，我问到十年前的故事。你先是淡淡一笑，忽而两道浓黑的眉毛拧成一团，目光如乌云下射出的闪电，忿忿地说：“虽然我们作过斗争，但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硬是把电站拖下了马。”常师傅，你告诉我，离站那天，你看着成千上万的建站大军满怀激忿地撤退的情景，心象被十五把挠钩搭着，七扯八裂得难受。你又告诉我，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擦亮了你的眼睛，武装了你的头脑。你坚信：我们水电队伍一定会重返前线的。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尽管有人妄图破坏，但社会主义大厦却不可阻挡地升高着，升高着！你真挚地说：“那时我心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能早日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的一员。新电站开工后，我的信念更坚定了，愿望也更迫切了。通过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我渐渐懂得了党的性质，党的理想。两个月前，我向老谢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听着你深情的叙述，我感到，你那份申请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用一颗火烫的红心烙出来的啊！

第二天劳动后，我费了一个晚上，设计了一份草图。谁知拿出来一讨论，工人们意见很大。有的说设计耗工费料，构件难找；有的说图纸结构复杂，不便操作。真把我脑袋给“轰”糊涂了。我有点委屈，又有点泄气。这时，常师傅，你用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观点来启发我；老谢也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李，你能主动揽重担，又搞出第一份草图，这都是成绩。但是，还应该精益求精。工人们提意见，说明对你的信任。这样吧，老常，你帮着小李一块修改图纸。”常师傅，你记得吧，老谢最后还意味深长地对我俩说：“你们手上那支笔，份量不轻呢。”

晚饭后，我心烦意乱。常师傅，你看见我这样，心里也好急啊，好容易才劝服了我上工地散散心。转过一圈后，我惊异地发现，你们一个小小连队，搭的架子却布满了整个工地。从最低的河床到最高的山顶，从最远的沙滩到连着大坝的闸室，六、七里长的地盘，尽是密密挨挨的排架。你笑着问我：“小李，劳动了两天，对我们架子工的生活有些了解吧？”我心头一热。是啊，人称架子工是水电队伍的“空中尖兵”，这话不假。立模浇捣，器械安装，那一样不要先搭排架呀！才来工地，你们在水里泡了五天五夜，搭起了一座座浮桥。一有什么紧急任务，半夜不管睡得有多香，一骨碌从热被窝里钻出，抬腿就走。因为，照架子工自己的话讲，你们只能做“铺路石”，决不能做“绊脚石”！炎炎酷暑，风雪寒冬，你们用臂弯夹着一根根大杉木，在横木上飞走，在高架上攀援……。一旦电站落成，人们会对巍峨的大坝，宏丽的厂房惊叹赞美不已，而排架早已拆除干净……。啊，铺路

石！啊，空中尖兵！亿万革命人民就这样创造着历史！

常师傅，你见我沉思着，就轻轻讲：“工人们提的意见，都很实际。比如讲，设计图上要用好几根三十公分粗的大木作桁架梁，工地上目前没有这种大木。是用普通排架代替，还是坐等材料来齐再动手？工人们刘修路线恨透了，你应该理解我们工人提意见时的心情。”你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

“怎样多快好省建电站，是架子工在睡梦中都叨念着的题目啊！”

听着听着，我激动得一把抓紧你的手，含着热泪说：

“常师傅，别讲了。我们分头去收集工人的建议，再爬一次狮子崖，然后修改图纸！”……

……星星困得直眨眼睛，一颗接一颗溜进云絮中睡觉去了。工地上凌晨四点的开山炮已经响过。我们还伏在桌上比划。常师傅，你那只能托起大杉木、扭断粗铁丝的大手，捏着一支小铅笔头，是那样吃力，额头上沁出滴滴汗珠；但你的神情又是那样专注！我支撑不住了，眼皮捉对儿瞌碰起来，打个呵欠提议：“常师傅，明天再讲吧。”你和蔼地对我笑笑说：“打开窗户清醒清醒头脑。”一开窗，天空中已经浓云密布，咆哮的涛声立刻灌进屋来。我才想起分秒必争的抗洪保坝战斗，咬咬嘴唇说：“干下去！”不料你却说：“这风还不过劲。走，上外边吹吹去！”硬拽着我到了屋后的小山坡上。

我们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工地上那一串串珍珠、一簇簇纓络般的灯火。常师傅啊，我永远忘不了，你用铅一样沉重的语调，向我诉述着苦难家史。

你家祖辈都是架子工的“好把式”。可是，在那长夜漫漫的旧社会，架子工的生活，却是浸透了血和泪啊！你祖父被强征去清末一个大官的府邸，搭盖避暑的凉棚。骄奢淫逸的老爷们，不仅要盖得结实，还要盖得花俏。工人们恨透了这批寄生虫，不愿施展自己的手艺，在高架上同凶恶的卫队发生了格斗。你祖父不甘受凌辱，最后从高架上跳下……。你父亲那年月，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又碰上日本鬼子侵占。鬼子押他们修岗楼，他带头反抗，坚决不干。嗜血成性的豺狼们，就在一个深夜，把他绑赴荒郊。临刑时，你父亲昂首挺立，怒斥群魔：“狗强盗，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总有一天，要扫平你们所有的岗楼，赶走你们这群吃人的野兽！天下穷弟兄将重建自己的家园！”

常师傅啊，我仿佛看见你的前辈，浑身血迹，不屈不挠地走在荆棘丛生的历史征途上；我也看见你，幸福的新一代架子工，挥汗忙碌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新中国的工地，奋身搏击在战歌嘹亮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沙场。

你结束了回忆，脸上又透出刚毅的神色，激奋地说：“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拿起改图纸的铅笔头，总觉得上面绕着世代架子工的心愿，带着地球上受苦受难、正在争取解放的阶级弟兄的希望。”常师傅，你讲得多好啊。我们拿起这支笔，是在为“埋葬帝修反，建设新世界”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啊！“这支笔，份量不轻呢！”我们慢慢品出了老谢那句话的味儿来了。奔回屋，又挥笔改起来。

我们的心潮在翻滚，热血在沸腾！万千思绪，汇成一股

激流，在脑海中滚滚翻腾，翻腾……。天色大亮时，我们终于改完了最后一笔。

我实在困极了，一头倒在桌子上睡着了。常师傅，你却忙着找工人们会审，再跑连部、分部。过不久，你扬着图纸，喜孜孜地跑回来喊道：“同志们，上级批准了我们修改的图纸啦！”大伙的欢叫声把我惊醒，我揉眼一看，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都抢着在握你那长满老茧的大手，有人还高兴得直撞你的肩膀。大伙也跑来和我紧紧握手，把我的手捏得生疼。我心里可惭愧极了。就在前天，我还对这些好同志闹情绪呢。我想说几句什么，一下又说不上来。这时，常师傅，你正在谦逊地回答：“一两个人的力气，举不过百来斤，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移山填海！同志们，我们干吧！”

天气变坏了，寒潮回流，风狂雨骤。可大伙心里都象揣着一盆火。你们都劝我休息，我能睡得安生吗？坚持跟你们一块上了工地。

在峭壁上搭架，困难很多。但是，常师傅，你胸有成竹。你叫两个工人用钢钎在石壁上打几个眼，自己和其他同志去河滩扛木头。两三个人才能抬得动的大杉木，你们一个人扛起来就跑。我呢，用尽吃奶力气也只能拣最小的扛。你们扛着满是泥沙的杉木，健步奔走。上山的路又陡又滑，有人摔倒了，膝盖跌破了，爬起来再前进。

木头扛够，眼子也已打好。你们在眼子里插进几根撬棍，贴着崖面在撬棍上绑扎杉木，很快扎成一个斜面。大伙以斜面为基础，迅速搭架了。越搭到上面，越是艰难。风，

象脱缰的野马，直往人怀里撞；雨，象密集的利箭，打得人睁不开眼。巨雷在人们头上爆炸，电光不断从雨衣上闪掠而过。横木上滑溜溜的，稍不留神，就会摔下悬崖。我从来也没见过这种阵势，心里十分紧张。突然，从海啸般的风雨声中，冲出一阵高诵的声音：“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声音，震荡群山大壑，响彻万里长空！这声音，压倒了轰轰雷鸣，吓暗了霍霍闪电！狂风驯服了，雨箭无力了……。常师傅啊，你们的誓言鼓舞了我，我心里踏实多了，镇静多了。

中午，老谢冒雨送饭来了。他先关切地问了我，再找你。看见你的雨衣被铅丝划成一条一条的，他赶忙把自己的雨衣给你披上，还尽朝你笑。常师傅，当时，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笑啊！

吃过饭，老谢也参战。大伙干得更欢了。我纵目四望，啊，让勇敢的“铁牛”在危石崩落的溢洪道上越“耕”越猛的推土机手，让宝蓝色的焊花在风风雨雨中越开越艳的焊钢筋笼的姑娘，让亢奋的喇叭在雷吼潮啸中越鸣越响的运料司机，让冲锋在同一战线的架子工人，向你们致敬！定要合力把气势汹汹的第一次洪峰压下去！踩下去！常师傅啊，你们和全工地指战员的冲天气概和顽强斗志，使我坚定从容，使我心红胆壮。我仿佛觉得，黑压压的几架大山变矮了，疯涨的长河在我们脚下，象一条又细又软的带子……

不到四点，皮带机架全部搭好。同志们一个个都成了泥

人，只露出两只眼睛，闪着喜悦的光彩。

山区的风雨，来得猛，去得也快。下班时，已经雨过天晴。一轮红日破云而出，放出万道霞光，染红了碧玉屏似的群山。被骤雨洗得更加清翠的工地，熠熠地闪着虹彩。水面上的雾气消失了，河水就象一匹展开了的发亮的绿缎……。在飞鹰不敢栖落的峭壁上，一座宽三米、长一百米，最高处达十八米的皮带机架，沐着霞晖，巍然屹立。机头上的红旗，高高飘扬……

老谢向你走来，笑脸变得庄重了。他通知你：“经总部的核心小组审批，你已光荣地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听了这喜讯，常师傅，你这位硬铮铮的刚强铁汉，也不由得眼圈一红，幸福的泪水伴着没揩净的雨水，在脸上流淌……

老谢还要去通知别人，先走了。常师傅，我俩站在山腰的高架上，大口呼吸雷雨后格外清新的空气，深情展望万马奔腾的工地。上中班的建站大军，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向大坝挺进。汽车，板车，川流不息；火车长鸣，门吊摆动，料场喧哗。大坝上，人影如梭，讴歌如潮……。毛泽东时代的千万新愚公，正在挥舞彩笔，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此景此情，常师傅啊，我知道你在想些啥。你看见拦河大坝正在大会战的腾腾热气中升高，共产主义大厦正在添砖加瓦！果不是吗，一股激情从你口中奔泻而出：“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党！我要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厦，搭一辈子排架……”

常师傅啊，你此刻的嗓音，象金钟，象玉磬，是那么清亮，那么动听，那么撼人心灵！

常师傅，还有这次和你一起入党，或者正在争取入党的师傅们啊，你们架子工的生活，是一支无产阶级的战歌，是一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凯歌。这是一支永远唱不完的歌。





春 雷

华 峰

“小任，你的信。”……

啊，是姐姐娟秀的字。我连忙赶回宿舍，扭开电灯，拆开信封。粉红色的信笺上，没见落款，中间一笔一划地写着：“毛主席万岁”，“当毛主席的红小兵”，“向叔叔学习”，“向阿……”，落款是“红红”。哦，小外甥女！她背上书包啦？“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写得特别有劲！“向阿”什么呢？我猜着。翻过信笺，背后还有姐姐的话：

“……小红红上学了。前天，老师带她们去参观‘英雄道’，上战备课。回来后，她嘟着嘴缠住我：‘妈，你是民兵连长，怎不知道打洞洞放炮的王叔叔叫什么名字呀？’妹妹，你晓得，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顾不上呀。现在，我告诉孩子什么呢？清晨，小红红睁开眼，突然又问：‘妈，王叔叔好高吧？’纯真的一句话，勾起我多少往事的回忆。我说，‘当然罗，他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嘛！’小丫头挽着我又叽喳喳问：‘妈，阿姨能开山放炮，我要跟她放炮去！’多好的孩子呀！

她还要向阿姨学习呢。可是，‘姨’字还没学会哩……”

怕惊动同宿舍的同志，我好不容易抿紧嘴唇忍住了笑。手抚着这封带来故乡海水泥土气息、跳动着一颗纯朴的小红心的信，思绪缠绵，心境再也不能平静……。远处，传来小火车高亢的汽笛和采砂船雄浑的轰鸣。我推开窗户，一幅壮丽的夜景映入眼帘：繁灯竞妍，工地明如白昼；滔滔东去的河水，闪着粼粼银光；覆盖着冬末皑皑白雪的金鱼山上，镶宝玉般嵌着开挖工人用钢钎凿出来的瑰红大字：“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忽地，罗汉山上红灯闪烁，开山炮响了！瞬间，硝烟弥漫，春雷滚滚……

是呀，告诉孩子什么呢？

我急忙拉开抽屉，掏出本子。翻阅着我在“劈山英雄连”蹲点前后的几则日记。

十二月三日

拦河大坝巍峨雄峙，发电厂房凌空耸立。新电站一期工程结束后，溢洪工程能否跟得上，成了左右全局的关键。正在这时，为预防震动坝基，禁放大炮，这好比抽去游泳运动员赖以飞腾的跳板。全工地的人，都为溢洪道的开挖焦虑着。

鏖战在溢洪道的“劈山英雄连”，送来一份报告。分指挥看了后，笑容在他那饱经雨雪风霜显得特别刚毅严峻的脸上绽开了。他习惯地摸着灰白的头发，低声念道：“笔架山开挖，三级峒室爆破计划……炸药用量四十八吨。”

四十八吨！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我差一点惊呼出声来。